廬陵文鈔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　書、疏、劄子

廬陵文鈔
卷三　劄子
作者：歐陽修　北宋

卷四　劄子

卷三・劄子

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

臣伏聞范仲淹、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，已有條陳事件，必須裁擇施行。臣聞自古帝王致治，須待同心葉力之人，而君臣相得，謂之千載一遇之難。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，可謂難逢之會；陛下有仲淹等，亦可謂難得之臣。陛下既已傾心待之，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。上下如此，臣謂事無不濟，但顧行之如何。伏況仲淹、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。初用之時，天下已皆相賀，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，未知用之如何耳。及見近日特開天章，從容訪問，親寫手詔，督責丁寧，然後中外喧然，既驚且喜。此二盛事，固已朝報京師，暮傳四海，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，天下之人延首拭目，以看陛下欲作何事，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。是陛下得失，在此一舉；生民休戚，係此一時。以此而言，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，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，下不失四海之望。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銳誌，必不自怠，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，必不相忌而沮難。然臣所慮者，仲淹等所言，必須先絕僥幸因循姑息之事，方能救數世之積弊。如此等事，皆外招小人之怨怒，不免浮議之紛紜，而奸邪未去之人，亦須時有讒沮，若稍聽之，則事不成矣。臣謂當此事初，尤須上下葉力，凡小人怨怒，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讒，陛下亦

須力拒，待其久而漸定，自可日見成功。伏望聖慈留意，終始成之，則社稷之福，天下之幸也。取進止。

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

臣伏見近降制書，除賈昌朝為樞密使。旬日以來，中外人情，莫不疑懼，縉紳公議，漸以沸騰。蓋緣昌朝稟性回邪，執心傾險，頗知經術，能文飾奸言，好為陰謀，以陷害良士。小人朋附者眾，皆樂為其用。前在相位，累害善人，所以聞其再來，望風恐畏。陛下聰明仁聖，勤儉憂勞，每於用人，尤所審慎。然而自古毀譽之言，未嘗不並進於前，而聽納之際，人主之所難也。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，則不失之矣。何謂其要？在先察毀譽之人。若所譽者君子，所毀者小人，則不害其進用矣。若君子非之，小人譽之，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。今有毅然立於朝，危言讜論，不阿人主，不附權臣，其直節忠誠，為中外素所稱信者，君子也。如此等人，皆以昌朝為非矣。宦官、宮女、左右使令之人，往往小人也。如此等人，皆以昌朝為是矣。陛下察此，則昌朝為人可知矣。今陛下之用昌朝，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？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？與宦官左右近習之臣謀而用之乎？或不謀於臣下，斷自聖心而用之乎？昨聞昌朝陰結宦豎，構造事端，謀動大臣以圖進用。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，則大臣勢在嫌疑，必難啟口。若立朝中正之士，則無不以為非矣。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，不過宦官、左右之人爾。陛下用昌朝，為天下而用之乎？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？臣伏思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。然左右之人，謂之近習，朝夕出入，進見無時，其所讒諛，能使人主不覺其漸。昌朝善結宦官，人人喜為稱譽，朝一人進一言，暮一人進一說，無不稱昌朝之善者，陛下視聽漸熟，遂簡在於聖心，及將用之時，則不必與謀也。蓋稱薦有漸，久已熟於聖聰矣。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，不謀臣下而用之，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。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，連為言事者彈擊。蓋由用非其人，不葉物議而然也。今昌朝身為大臣，見事不能公論，乃結交中貴，因內降以起獄，以此規圖進用。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，而忽有此命，是以中外疑懼，物論喧騰也。今昌朝未來，議論已如此，則使其在位，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。若不爾，則昌朝得遂其志，傾害善人，壞亂朝政，必為國家生事。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，采縉紳公正之論，早罷昌朝，還其舊鎮，則天下幸甚。臣官為學士，職號論思，見聖心求治甚勞，而一旦用人偶失，而外廷物議如此，既有見聞，合思裨補。取進止。

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

臣材識庸暗，碌碌於眾人中，蒙陛下不次拔擢，置在樞府，其於報效，自宜如何？而自居職以來，已逾半歲，凡事關大體，必須眾議之協同，其餘日逐進呈，皆是有司之常務。至於謀猷啟沃，蔑爾無聞。上辜聖恩，下愧清議，人雖未責，臣豈自安？所以日夜思惟，願竭思慮，苟有可采，冀裨萬一。

臣近見諫官唐介、臺官范師道等，因言陳旭事得罪，或與小郡，或竄遠方。陛下自臨御已來，擢用諍臣，開廣言路，雖言者時有中否，而聖慈每賜優容。一旦臺諫聯翩，被逐四出，命下之日，中外驚疑。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，但見唐介、范師道皆久在言職，其人立朝，各有本末，前後言事，補益甚多。豈於此時，頓然改節，故為欺罔，上昧聖聰？在於人情，不宜有此。

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，有難有易，各因其時而已。若剛暴猜忌之君，不欲自聞其過，而樂聞臣下之過，人主好察多疑於上，大臣側足畏罪於下。於此之時，諫人主者難，而言大臣者易。若寬仁恭儉之主，動遵禮法，自聞其失，則從諫如流，聞臣下之過，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。而為大臣者，外秉國權，內有左右之助，言事者未及見聽，而怨仇已結於其身。故於此時，諫人主者易，言大臣者難。此不可不察也。自古人主之聽言也，亦有難有易，在知其術而已。夫忠邪並進於前，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，此所以聽之難也。若知其人之忠邪，辨其言之公私，則聽之易也。凡言拙而直，逆耳違意，初聞若可惡者，此忠臣之言也。言婉而順，希旨合意，初聞若可喜者，邪臣之言也。至於言事之官，各舉其職，或當朝正色，顯言於廷，或連章列署，共論其事。言一出，則萬口爭傳，眾目共視，雖欲為私，其勢不可。故凡明言於外，不畏人知者，皆公言也。若非其言職，又不敢顯言，或密奏乞留中，或麵言乞出自聖斷，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，蓋其言涉傾邪，懼遭彈劾。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，皆挾私之說也。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，則聽言易也。伏惟陛下仁聖寬慈，躬履勤儉，樂聞諫諍，容納直言。其於大臣尤所優禮，常欲保全終始；思與臣下愛惜名節，尤慎重於進退。故臣謂方今言事者，規切人主則易，欲言大臣則難。

臣自立朝，耳目所記，景祐中，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，貶知饒州。皇祐中，唐介言宰相文彥博，貶春州別駕。至和初，吳中復、呂景初、馬遵言宰相梁適，並罷職出外。其後趙抃、范師道言宰相劉沆，並罷職出外。前年韓絳言富弼，貶知蔡州。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。自范仲淹貶饒州後，至今凡二十年間，居臺諫者多矣，未嘗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。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，言大臣則難。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，則可知其用心矣。

昨所罷黜臺諫五人，惟呂誨入臺未久，其他四人出處本末，跡狀甚明，可以歷數也。唐介前因言文彥博，遠竄廣西煙瘴之地，賴陛下仁恕哀憐，移置湖南，得存性命。范師道、趙抃並因言忤劉沆，罷臺職，守外郡，連延數年，然後復。今三人者，又以言樞臣罷黜。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，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，遇事必言，得罪不悔，蓋所以進退一節，終始不變之士也。至如王陶者，本出孤寒，只因韓絳薦舉，始得臺官。及絳為中丞，陶不敢內碩私恩，與之爭議，絳終得罪。夫牽顧私恩，人之常情爾，斷恩以義，非知義之士不能也。以此言之，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。此四人者，出處本末之跡如此，可以知其為人也，就使言雖不中，亦其情必無他。

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，動搖大臣，以作威勢，臣竊以謂不然。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，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，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，然則非相朋黨、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。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。況介等此比者雖為謫官，幸蒙陛下寬恩，各得為郡，未至失所。其可惜者，斥逐諫臣，非朝廷美事，阻塞言路，不為國家之利，而介等盡忠守節，未蒙憐察也。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，置之朝廷，以勸守節敢言之士，則天下幸甚。今取進止。

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

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，優容諫諍。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，未嘗不終始保全，往往亟加擢用，此自古明君賢主之所難也。然而用言既難，獻言者亦不為易。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為，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，欲微諷則未能感動，將直陳則先忤貴權。而旁有群言，奪於眾力，所陳多未施設，其人遽已改遷。致陛下有聽言之勤，而未見用言之效，頗疑言事之職，但為速進之階。蓋緣臺諫之官，資望已峻，少加進擢，便履清華。而臣下有厭人言者，因此亦得進說，直云此輩務要官職，所以多言。使後來者其言益輕，而人主無由取信，辜陛下納諫之意，違陛下賞諫之心。

臣以謂欲救其失，惟宜擇沉默端正、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，則既無干進之疑，庶或其言可信。伏見殿中丞王安石，德行文學，為眾所推，守道安貧，剛而不屈。司封員外郎呂公著，是夷簡之子，器識深遠，沉靜寡言，富貴不染其心，利害不移其守。安石久更吏事，兼有時才，曾召試館職，固辭不就。公著性樂閑退，淡於世事。然所謂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者也。

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，增置臺諫官四員。已而中廢，復止兩員。今諫官尚有虛位，伏乞用此兩人，補足四員之數，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，裨益陛下之聰明。臣叨被恩榮，未知報效，苟有所見，不敢不言。取進止。

薦司馬光劄子

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，德行淳正，學術通明。自列侍從，久司諫諍，讜言嘉話，著在兩朝。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，群臣便以皇嗣為言，五六年間，言者雖多，而未有定議。最後光以諫官，極論其事，敷陳激切，感動主聽。仁宗豁然開悟，遂決不疑。由是先帝選自宗藩，入為皇子。曾未逾年，仁宗奄棄萬國，先帝入承大統，蓋以人心先定，故得天下帖然。今以聖繼聖，遂傳陛下。由是言之，光於國有功為不淺矣，可謂社稷之臣也。而其識慮深遠，性尤慎密。光既不自言，故人亦無知者。

臣以忝在政府，因得備聞其事，臣而不言，是謂蔽賢掩善。《詩》云：「無言不酬，無德不報。」光今雖在侍從，日承眷待，而其忠國大節，隱而未彰。臣既詳知，不敢不奏。

乞獎用孫沔劄子

臣伏見諒祚猖狂，漸違誓約，僭叛之跡，彰露已多，年歲之間，必為邊患。國家禦備之計，先在擇人。而自慶曆罷兵以來，至今二十餘年，當時經用舊人，零落無幾，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。西事時，沔守環慶一路。其人磊落有智勇，但以未嘗出兵，又不遇敵，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。然其養練士卒，招撫蕃夷，恩信著於一方，至今邊人思之。雖世不乏材，朝廷方務推擇，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，則臣謂無如沔者。沔今年雖七十，聞其心力不衰，飛鷹走馬，尚如平日。況所用者取其智謀，藉其威信，前世老將強起成功者多。沔雖中間曾以罪廢，棄瑕使過，正是用人之術。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，如沔實未衰羸，伏望聖慈特賜獎用，庶於擇材難得之時，可備一方之寄。取進止。

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

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，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，不知實有此事否？但外人相傳，上下疑懼。臣謂夷簡身為大臣，久在相位，尚不能為陛下外平四夷，內安百姓，致得二國交構，中國憂危，兵民疲勞，上下困乏，賢愚失序，賞罰不中，凡百紀綱，幾至大壞。筋力康健之日，尚且如此乖繆，況已罷政府，久病家居，筋力已衰，神識昏耗，

豈能更與國家圖事？據夷簡當此病廢，即合杜門自守，不交人事。縱有未忘報國之意，凡事即合公言，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，共議可否。豈可暗入文書，眩惑天聽？況夷簡患癱風，手足不能舉動，凡有奏聞，必難自寫。其子弟輩又不肖，須防詐偽，或恐漏泄，於體尤為不便。陛下至聖至明，於夷簡奸謀邪說必不聽納，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，恐非公論，若誤國計，為患不輕。夷簡所入文字，伏乞明賜止絕。臣聞任賢勿貳，去邪勿疑。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，苟有闕失，自可任責，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，轉相惑亂。取進止。

論狄青劄子

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，不敢避難言之事；人主之善馭下者，常欲聞難言之言。然後下無隱情，上無壅聽，奸宄不作，禍亂不生。自古固有伏藏之禍、未發之機，天下之人皆未知，而有一人能獨言之，人主又能聽而用之，則銷患於未萌、轉禍而為福者有矣。若夫天下之人共知，而獨人主之不知者，此莫大之患也。今臣之所言者，乃天下之人皆知，而惟陛下未知也。今士大夫無貴賤，相與語於親戚朋友，下至庶民無愚智，相與語於閭巷道路，而獨不以告陛下也，其故何哉？蓋其事伏而未發，言者難於指陳也。

臣竊見樞密使狄青，出自行伍，號為武勇，自用兵陝右，已著名聲，及捕賊廣西，又薄立勞效。自其初掌機密，進列大臣，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。今三四年間，雖未見其顯過，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。推其所因，蓋由軍士本是小人，麵有黥文，樂其同類，見其進用，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，既以為榮，遂相悅慕。加之青之事藝實過於人，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，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。國家從前難得將帥，經略招討常用文臣，或不知軍情，或不閑訓練。自青為將領，既能自以勇力服人，又知訓練之方，頗以恩信撫士。以臣愚見，如青所為，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。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，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，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。青之恩信亦豈能遍及於人，但小人易為扇誘，所謂一犬吠形，百犬吠聲，遂皆翕然，喜共稱說。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，不唯於國家不便，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。然則青之流言，軍士所喜，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。

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，亦將不得已為人所禍者矣。為青計者，宜自退避事權，以止浮議，而青本武人，不知進退。近日以來，訛言益甚，或言其身應圖讖，或言其宅有火光，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，而惟陛下猶未聞也。且唐之朱泚，本非反者，倉促之際，為軍士所迫爾。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，泚雖自取族滅，然為德宗之患，亦豈小哉？夫小人陷於大惡，未必皆其本心所為，直由漸積以至蹉跌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

萌爾。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，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。如臣愚見，則青一常才，未有顯過，但為浮議所喧，勢不能容爾。若如外人眾論，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，此臣所不能決也。但武臣掌機密，而為軍士所喜，自於事體不便，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。伏望聖慈深思遠慮，戒前世禍亂之跡，製於未萌，密訪大臣，早決宸斷，罷青機務，與一外藩，以此觀青去就之際，心跡如何，徐察流言，可以臨事制變。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，亦是常事。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，事權既去，流議漸消，則其誠節可明，可以永保終始。夫言未萌之患者，常難於必信；若俟患之已萌，則又言無及矣。臣官為學士，職號論思，聞外議喧沸而事係安危，臣言狂計愚，不敢自默。取進止。

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

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，枷禁滬等奏來。竊以邊將不和，用兵大患。況狄青、劉滬皆是可惜之人，事體須要兩全，利害最難處置。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，心知其利，患於難得，未暇經營。今滬能得之，則於滬之功不小，於秦州之利極多。昨韓琦等自西來，聞有論奏，非以水洛為不便，但慮難得而難成。今滬能得之，又有成之之志，正宜專委此事，責其必成。而狄青所見不同，遂成釁隙。其間利害，臣請詳言。

國家近年邊兵屢敗，常患大將無權。今若更沮狄青，釋放劉滬，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，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，此其不便一也。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，奮身展效不少，先以力戰取勝，然後誘而服從，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。今忽見滬先得罪，帶枷入獄，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？若使翻然復叛，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？誰肯聽從？不惟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，兼沿邊生戶永無可招之理，此其不便二也。自用兵以來，諸將為國立事者少。此水洛城，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，亦聞韓琦近在秦州，嘗欲經營而未暇。今滬奮然力取，其功垂就，而中道獲罪，遂無所成，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？此其不便三也。臣又聞水洛之戍，雖能救援秦州，而須藉渭州應副。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，縱使水洛築就，他時萬一緩急，狄青怒滬異己，又欲遂其偏見，稍不應副，則水洛必須復失，此其不便四也。緣此之故，遂移青於別路，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，此其不便五也。此臣所謂利害甚多，最難處置者也。臣謂今宜遣一中使，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，務要兩全，必先密諭狄青曰：「滬城水洛，本有所稟，非是擅為。役眾築城，不比行師之際，滬見利堅執，意在成功，不可以違節制加罪。滬宜釋放，朝廷不欲直放，恐挫卿之威，卿自釋之，使感卿惠。若他時出師臨陣，有違進退之命者，任卿自行軍法。」然後密諭滬曰：「汝違大將指揮，自合有罪。朝廷以汝於水洛展效，望汝成功，故諭青使赦汝，責汝卒事以自贖。」俟水洛功就，則又戒青：「不可因前曾異議，堅執不修，惟

幸失之，遂己偏見。今後水洛緩急，尤須極力應副，萬一小有疏失，則是汝挾情故陷之，必有重責。」如此，則水洛之利可成，蕃戶之恩信不失，邊將立事者不懈，大將之威不挫。苟不如此，未見其可。蓋罪滬既不可，罷水洛城又不可，沮狄青又不可。事關利害，伏望聖慮深思。取進止。

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

臣伏睹敕除鄭戩知永興軍，仍兼陝西都部署。自聞此命，外人議論，皆以為非，在臣思之，實亦未便。竊以兵之勝負，全由處置如何。臣見用兵以來，累次更改，或四路都置部署，或分而各領一方，乍合乍離，各有利害。惟夏竦往年所任，鄭戩今日之權，失策最多，請試條列。

臣聞古之善用將者，先問能將幾何。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，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，蕃漢十萬之兵，沿邊二三千里之事，盡以委之，此其失者一也。或曰戩雖名都部署，而諸路自各有將，又其大事不令專製，而必稟朝廷。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，又稟於朝廷，朝廷議定下戩，戩始下於沿邊，只此一端，自可敗事，其失二也。

今大事戩既不專，若小事又不由戩，則部署一職，止是虛名。若小事一一問戩，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。使戩一一處分合宜，尚有遲緩之失；萬一耳目不及，處置失宜，則為害不細，其失三也。

若大小事都不由戩，而但使帶其權，豈有數十州之廣，數十萬之兵，二三千里之邊事，作一虛名，使為無權之大將？若知戩可用，則推心用之；若知不可用，則善罷之。豈可盡關中之大，設為虛名，而以不誠待人？其失四也。

今都部署名統四路，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，則上下相效，皆欲自專，其失五也。今都部署是大將，反不得節制四路，而逐路是都帥部將，卻得專製一方，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，軍法難行，名體不順，其失六也。

若知戩果不可大用，但不敢直罷其職，則是大臣顧人情，避己怨。如此作事，何以弭息人言？其失七也。料朝廷忽有此命，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，有此擘畫。琦等身在邊陲，曾為將帥，豈可如此失計？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，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。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製四路，則乞落其虛名，只令坐鎮長安，撫民臨政，以為關中之重。

其任所係亦大，而使四路各責其將，則事體皆順，處置合宜。今取進止。

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

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，賴差張子奭權知汝州。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，朝廷之意雖曰賞勞，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幸。蓋以子奭宣勞絕少，止兩次，而遷官、恩賜已數重。自古賞功不過一次，賞之不已，故難弭人言。初自選入改京官，曰賞勞；未及二歲改秘書丞，又曰賞勞；賜以章服，又曰賞勞；秘書丞不久又轉官，又曰賞勞；合得太常博士，超遷員外郎，又曰賞勞；後行祠部，為名曹，又曰賞勞；作京官，合作知縣而作簽判，又曰賞勞；一任未滿，合更有一任知縣，又超通判差遣，又曰賞勞。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。況范祥暫出勾當，只合交割以次官員，或轉運司自差人權。今朝廷差人，已是失體，又於子奭，為此僥幸。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眾，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？朝廷每用一人，必當使天下人服。今每一差遣，則物議沸騰，累日不息。昔五代桑維翰為晉相，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，而人皆服其精。今中書差一權知州，而不能免人譏議者，蓋事無大小，當與不當而已。其張子奭，伏乞追寢權差之命。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，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。至於賞罰之柄，貴在至公。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，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？亦乞今後有勞效之人，量其大小，一賞而止。若其別著能效，則拔擢自可不次，人亦自然無言。伏以朝廷用人，惟患守例，而不能不次選任，但不涉於僥幸，實有材藝之人，誰敢有言？子奭作使西鄙，不謂無勞，但恩典已優，於賞已足。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幸之人，而掩其前效，況又上虧朝政，不可不思。取進止。

論江淮官吏劄子

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，已到多時，而尚未聞斷遣。仍聞議者猶欲寬貸。臣聞昨來江淮官吏，或斂物獻送，或望賊奔迎，或獻納兵甲，或同飲宴。臣謂倫一叛卒，偶肆猖狂，而官吏敢如此者，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。今若更行寬貸，則紀綱隳壞，盜賊縱橫，天下大亂，從此始矣。何以知之？昨王倫事起，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，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，望賊而迎。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，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。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，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。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、獻兵納物矣，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？

臣伏思祖宗艱難，創造基圖；陛下憂勤，嗣守先業。而一旦四夷外叛，盜賊內攻，其壞之者誰哉？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，使朝威不振，綱紀遂隳。今已壞之至此，而猶

不革前非，以寬濟寬，何以救弊？如晁仲約等，情法至重，俱合深行，議者無由曲解。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，不可全罪外官。假如有殺父與兄者，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，而不罪殺親之人？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、金帛，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，而不罪劫人之賊。迂儒不可用，可笑如此！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？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？蓋用命則破賊矣。今朝廷素無禦備，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，合有罪又寬之，天下之事，何人任責？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，父子兄弟並在朝廷。權要之臣皆是相識，多方營救，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，祇要韓綱行遣不重。今大臣不思國體，但樹私恩。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，出於聖斷，以勵群下，則庶幾國威粗振，賞罰有倫。其晁仲約等，乞重行朝典，乞不寬恕。取進止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